

总是想得太多

书店寄情◆戴 蓉

在学校附近的书店里，看到新书推荐的书架上有一摞书，每一本都封着塑料薄膜。找来店员问能否开封翻一翻。那人眼睛看着别处，嘴里蹦出一句：“除非你要买。”我犹自争辩：“没看过怎么判断买不买？”“封底不是有介绍？书皮是白的，开了封就脏了。”有人说，与一个人是否投缘，见面最初的几分钟里就能判断。买书对我来说也是一样，翻开来随意读上一两段，就会知道它是否能吸引自己，但我无法只凭别人几句推荐的话就买走一本书。于是决定回家上网络书店转转，多看几个买书人的评论，或许还能找到在线试读的章节。

既然白色封皮的书如此娇贵，书店是否该发发慈悲免费出借一副白手套，以便我们像对待文物一般捧着它？我在日本德川园美术馆买过一本书，价值两万日元（相当于一

千五百多元人民币）的精美画册，也 不过摊在走廊角落的桌上供人随意翻阅。不必说那么远，北京 798 艺术村里有个卖原版书的书店，雪白的港版和台版书，每一种都只有一两本，却毫不吝惜地让人坐着看。看中其中的一本，尽管封面上有一点污渍，却还是高高兴兴地买走了。

实体书店的确举步维艰，可惜书店赶走顾客的事仍然时时在发生。越来越逼仄的店面，越来越冷淡的态度和严苛的规定。降低成本不是唯一策略，诚品书店开得那么敞亮大气不是没道理的。如果一座小小的宫殿，有书香有茶香，有柔和灯光和悦目设计，能满足你对书籍所有的期待和想象，你还会流连在没有质感和温情的网络书店吗？“世上处处皆有好风景，然而最吸引人的，还是书店风景。”在书店旅行，但愿我们寄情的时候，不会选错了地方。

本埠生活录

养生品行◆石磊

养生这件事，不仅大俗大雅，还大玄，简直知无不言言不尽。早年这两个谦逊内敛的词，是不大听得到的，电视铿锵，报纸昂扬，书铺子花花绿绿遍地都是挪威舶来森林，谁都没功夫注意这个闷骚的养生土包子。不过自从我国经济腾飞人民小康，养生便狠狠翻了身，一跃而起，成为时代宝号，畅销保证，造就无数名嘴名医名档之余，亦有力拉动养生产业，诸如经络按摩，健康杂粮，各色家用保健小电器比如泡脚机的畅旺销售。那种蓬勃场面，那种万众归一的劲头，连我这种边缘人也给振奋到了，从十谷米白相打到打人式按摩，日日夜夜忙得不亦乐乎，一有国际友人到埠，立刻献尽殷勤，隆重推荐最新最隐秘养生项目，将私家按摩师傅，无私奉献出来，把国际友人震撼到哑口无言。友人里，有吃糠吃草当早餐的，

有三餐喝初榨橄榄油如饮啤酒的，有倒背如流上千养生秘方的，有专事追踪翻译日本希腊高加索等地养生新潮流的，有每晚把自己刻苦倒悬片刻的，有日日夜夜把自己艾灸得火热一团烧的，这种人，平日里走出来，一股子袅袅烟气喷薄欲出，白天还好，墨墨夜色里邂逅这种人，实在比较鬼气森森。还有坚决不用微波炉的，坚决不用吹风机的，坚决不吃这个那个的，坚决每天暴打自身若干区域的，反正流派纷呈精彩无比，相信最有想象力的高人，也不可能穷尽我国目前极大繁荣的养生品种。

变成全民运动之后，就有了雅俗之分，一如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。雅致的养生，仙风道骨飘飘欲仙，那种出尘离俗，默默无语，确实有点高山仰止。俗套的养生，却是在春日里，尊崇春捂之说，把自己死捂成肉粽一般，更要兼顾另一根教条，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所以我画了桃花◆洁 尘

2010 年的 4 月，我们一拨人跑到何多苓在三圣乡荷塘月色蓝顶艺术村的画室玩。

这拨人都是喊他何多的人。何多是朋友们称呼他的“法定名称”。我们先是在室外的庭院里喝茶聊天嘻哈笑闹。何多的庭院非常棒，有专业的园艺师替他打理，走的是英式庭院的路子，野趣中带有精致的意味。庭院里还有一个不大的泳池，倒映着周围的天光树影。

我穿过画室，突然就看到这幅画了。何多的画室很大，可以拉网子打羽毛球。画室的墙上挂有不少他的学生和同行朋友送他的画。我在这幅画前站住了。

一个老妇人。很老很老的妇人，坐在轮椅上，稀疏的头发修剪梳理得很整齐，身上围着白色的被单或者是薄毯；老妇人的前景是一棵并不怎么繁茂的桃花。整个画面是何多苓最著名的灰色，老妇人从背景的灰中淡淡悠悠地浮出，她淡淡悠悠地看着什么，但并没有去看前景的那棵桃花。而桃花也是灰色的，灰红。

这是一个越过时间的河流即将走到尽头的女人，阅尽世事，无话可说，只是静静地和桃花在一起呆一会儿。我猜这是何多的母亲。后来问他，的确是他的母亲。这幅画就叫做《母亲》。2011 年 5 月 8 日，“士者如斯——何多苓展”在上海美术馆开幕。我去了现场。在现场再次看到这幅画，再次伫立良久。

何多苓的画材多以青春美丽忧

伤孤独的女性为主体描绘对象，是忧伤，并不痛苦。但《母亲》是痛苦的。我还很少看到何多苓的作品中表达得如此深厚蕴藉的痛苦。诗人、《南方周末》记者王寅在专访中也询问这幅画，何多苓回答说，“这幅照片是我在母亲去世前两个月拍的，当时她一直住在医院，坐在轮椅上。母亲是严重缺钙，行动不便，最后全身衰竭，她活了 86 岁。母亲这张脸我画了很长时间，很不容易画，因为老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已经是一副躯壳了。但是你要画出很复杂的东西，好像没有什么语言，但你必须说出一切……”父母去世以后，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跟他们交流不够。在他们的晚年我挺忙的，也去得不多，有时候去了，也觉得跟老年人没有什么可交流。我画画的时候，感觉到有种交流。我母亲最喜欢桃花，每年坐轮椅都带着她去看桃花……”

我知道每个人都在父母去世之后后悔跟父母交流不够。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后悔。我觉得这不是这幅画最核心的那一点。这幅画渗透出来的是孤儿的痛苦。我记得前几年，诗人钟鸣的父亲去世了，而他的母亲早几年也走了。钟鸣对他的老朋友、我先生李中茂说，“中茂啊，我这下成孤儿了。”不管是什么岁数的人，父母不在了，头上的天瓦就被揭了。我当时在何多画室凝视这幅画时，我先生中茂也曾走过来看。他仔细看了，然后沉默地走开了。他的父母、我的公婆，也不在了。

在中心的边缘

舞台与观众之间隔着一大片沙地。平坦的沙地上零星点缀着美观的石头与小型的绿色植物，这就是日本所谓的“枯山水”风景。

冲绳在 1879 年之前至 1429 年始，被称为琉球王国。我们所看到的舞蹈，是琉球王府的宫廷舞，它们最早始于欢迎招待中国使者时的舞蹈及乐曲。具有 450 年历史的舞蹈，一定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洗练，今天的面貌肯定要考虑到现代人的欣赏口味。所以这家叫做四竹久米琉球料理店的旅游手册上说“优雅的日本之美融合摩登风格，创造出美丽的景观设计。琉球摩登式古典乃是现代琉球与古典琉球相结合的成品。”

寿舞，四竹舞，太鼓舞，四个演员，或者就只有两个演员。衣装华丽，头饰夸张。慢，很不能习惯的慢。因为舞姿的缓慢，伴奏的音

琉球之舞

乐听起来在优雅之中怎么也有 一种淡淡的哀伤。乐器改良自中国的三弦琴。根根拨动，缓缓而唱，那种悠远的韵味竟是一点点渗透进你的情感中来了。昆剧与此相比，可能更抑扬顿挫一些。而琉球舞蹈的平，似是一种顽强的恒定。

“柳之舞”。武士的女儿要出嫁了，她戴着 7 个戒指，手持一根柳枝。“纷飞的蝴蝶啊，哪里有盛开的花朵？梅花高雅，不仅仅是因为它鲜艳的颜色，还有它的花香。人的真心，人的真情是最重要的。”懂日文的朋友翻译歌词。

白色的衣装，绿色的柳枝，曼妙的舞姿看似庄重典雅，但没有一个动作是重复的。浅唱低吟，是替自己祈福，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所谓莫负春光……

人跟自然是可以这样相通的。生命的真谛是如此一致。简单的歌词简单的舞姿却自有深意。

◆南妮

古典舞蹈的时间度是重要的，你进入了它的节奏之后，完全会不可自拔。

冲绳的北部多山少人，西海岸是海滨度假区，设有美军基地的中部地区是一个充满美国风情的市街，南部的那霸市拥有 30 万人口，是冲绳县的县府所在地。就是在最热闹的那霸市市中心，也仍然弥散着悠闲的味道。雨水中夹杂着海的气息，夜晚的街道充满着祥和，灯光像友人一般温情脉脉。

“享受慢生活”。它是冲绳的吸引。

发短信，整理着床铺，看着日语的电视，盘算要做的工作……突然，脑子里袅娜着琉球舞蹈的乐曲，那优雅的、有着淡淡哀伤的歌声。它们没来由地数次闪现。

慢比快难，因为它是需要控制的。说的是舞蹈，说的也是生活。

钢笔画世界



韩国济州岛龙头岩 杨秉辉 画\文

济州岛在韩国南部,为韩国第一大岛,为古代火山喷发形成,故岛上遍布火山石,沿海岸边几乎都是由火山喷发的黑色岩浆冷凝而成。此类火山石黝黑发亮,状若乌金。一处火山石高耸岸边,如面向大海之龙头,名龙头岩,为岛上著名景点。不过依我观之,实在更像高昂之马头。像龙像马或无所谓,不过参观之时却见其后方不远处,已建一灰色平顶的现代建筑,从观景点望去恰成龙头之背景,倒是有点“煞风景”了。

生活怎么了

合同◆刘齐

签订装修合同时，我生怕吃亏，在一些细节上便十分留意。开始，乙方（即施工方）表示要提供 AA 级大芯板和白松做木料。我一见大芯板有两个 A，已经很满意了，但表面还绷着，打算像“狡猾”的预审员那样，再诈他一下。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大芯板到底该有几个 A，但我仍老练地说，就俩 A 呀，行吗？乙方沉吟一下说，那好，3A 吧，我们多出点儿血。

我想乘胜追击，于是说什么松比白松好啊？乙方傻乎乎说红松，我说那咱换红松吧。换就换，乙方二话没说，顺手在合同上改过来。那合同是统一规格的，有公章，有编号，看上去特庄严，双方就并肩签了字，神态之郑重，不亚于国际间签条约，就差祝酒拥抱拍电视了。

几天后大芯板运了回来，我不懂木材，就仔细看商标，每张板子都看。有两张不凑巧，没有那 3A 标签。我不大高兴，乙方安抚说，不就是个纸条嘛，我还有 4A 呢。言毕掏出一把，笑说你要哪个我贴哪个。我问有没有防伪标志？乙方说防什么伪？防伪标志假的太多，自己都防不住，还防别人？

我暗自叫苦，心想这 3A 算是打水漂了，弄不好连 2A 也达不到。

接下来更差劲，那红松也没按合同办，我连它的毛也没摸着。白松呢？也没摸着毛。给我提供的

是黄松，名字虽漂亮，却是松木中最差、最便宜的一种，而且潮湿，而且多节，比黄松结实不了多少。当然这些我都看不出来，我一个懂行的朋友看出来的，但那木料已被当了龙骨使用完毕。乙方抱歉说下不为例，也就不了了之。其他还有一些项目，乙方也撇开合同，沿着省钱、省事的路线悄悄前进。

乙方不遵守合同已经很糟糕了，更糟糕的是，作为甲方，我对合同也不怎么重视。比如，合同上有一个顾客投诉电话，我压根儿就没看。还有一个赔偿条款，对我相当有利，我也忘了拿它当武器。说来好笑，甲乙双方好像在进行一场竞赛，看谁脑子里的法律意识和现代契约观念少，谁少谁是好样的。

事后想想，乙方那个小头目对人民真是有研究，此人看准了我这种顾客的心思和弱点（比如怕麻烦、怕得罪人、轻信、给两句好话就高兴，等等），只要能拿到生意，合同里啥都敢写。合同是纸做的，人是肉做的，执行中再做手脚不迟……